

经典,从不会耗尽它要说的一切。
每一次温故,都是知新。
经典,是物质之外的性灵,
流俗之上的精华,
驳杂之中的至纯,
重压之下的逢放。

开

到

荼

縻

爱情是世界上最隐秘的伤,看一看轻描淡写,碰一碰痛彻心扉。



何灏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到茶蘼:浪漫古典行·乐府卷/何灏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354-4624-4

I. 开… II. 何…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7875 号

责任编辑:张远林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125 插页:2

版次:2010 年 9 月第 2 版 2010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258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相思引·自序

爱情，是世间最高深莫测的东西。

智慧可以学习，财富可以拼取，然而爱情不可以。

一切逻辑、手段，威逼利诱，不是你的，你仍得不到分毫。

但有时，你竭尽全力又挣脱不掉。

爱情，是最反科学的，来去都没有预兆，它的法则唤作“缘分”。

从原始人穿上草裙自感妖娆，爱情便在人间发生了。

春秋的桑中、战国的溱洧，煌煌的秦朝宫廷，洛水之滨、中原大地，自天子以至庶民，没有人可以逃脱。

没有人可以逃脱爱情的诱惑。

思之如狂的心境，与子偕老的美丽，遂引人颠沛流离，于漫长人世啜饮满杯。

春花秋月、烟视媚行，华发虽生，爱情仍如火如荼。

爱情是这世间最美好的东西。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美丽不可方物。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神圣不可抵挡。

尽管，爱情无常，许多誓言最终被风吹散，不知所归。

“看朱成碧思纷纷”。

221	214	208	200	196	192	188	182	176	167	161	154	148
无你不欢	红颜乱	愿为倾城的芳姿而死	小家碧玉心	与其为妻，不若为女	因为美丽，所以寂寞	血离于水的伤痛	相思如糖，甜到忧伤	书可以驱寒，三岁不灭	天鹰座的后现代传说	同心是乐，离居何苦？	悲莫悲兮，半途而废	惊心动魄的荒凉





227 止于风波止于爱

233 孤独，原来是种成全

240 氤氲婉转人鬼情

245 两相思，两不知

251 浪漫帝王的爱是一种丧失

259 此生不幸为桃根

267 梅的人世梦游

273 寂寞芳菲

277 有情寒潮，无情夕照



无论怎样寂寞总要过下去，弄玉善吹箫，便找了许多谙此道者凑趣，变出许多花样来。

然，有谁肯盖过公主的风头、讨王之嫌恶？

弄玉渐渐解得箫声的哀愁，更觉寂寞。

某天，多嘴的宫女急急跑来禀告：都城传说，来了个吹箫的少年。一夜之间，将美丽的桃林吹成落红。

这个人，名叫萧史。

弄玉吩咐：传。

宫女面露难色：无人识得他，不知何所从来。

弄玉笑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然而，一连数天，并没有叫萧史的少年进宫谒见。

萧史其实是个神仙，尤其是个寂寞的神仙。

也许每个神仙都是寂寞的，斩却了人世的生老病死苦，神仙的生活毫无悬念。

他居华山，在仙班的职责是每个清早用箫声将一千仙友自梦中唤醒。

神仙也有神仙的事业，要替凡人牵红线、定生死、计算功过、排队往生、投胎。

萧史负责叨扰他们的甜睡，为人世造福。

而清晨过后，萧史无所事事。

于是常常混迹人间。

无聊的神仙不可怕，畏惧无聊的神仙才最可怕。

这日便到了弄玉的所在。

他听到了弄玉的箫声，忽然心动。一念之下，吹落了整片桃花。

仙踪杳杳，萧史自隐居华山，朝来暮去，凡人哪里能一睹真容？

弄玉郁郁寡欢。

列女传

无盐之女，干说齐宣，分别四殆，称国乱烦，
宣王从之，四辟公门，遂立太子，拜无盐君。



丑得如此精美

古庙里最皮相枯萎的老树
静默高僧声色不动伸出的那根手指
迎风而动的幡
暗香浮动的赵州茶

它即是它
它有它的传奇

春秋，齐国。
临淄市集热闹非凡。贩夫走卒，钱庄饭铺，吆喝着兜揽着。

“众人熙熙，如登春台”。

忽然人群分开，作鸟兽散。
是一队士兵纵马驰过。



钟离春笑得比哭还难看。

但她依然挂着这样的笑容坚定地迈进了王宫。

这个时代，虽战火频仍，然而，天子尚未高高在上，平民一样可以进宫谏言。
这是钟离春的幸福。

她的出现将守门的宫人吓晕过去，因而不待阻拦她便进得王宫。

她这一进，再也没有出去。

彼时齐宣王正在宝座上百无聊赖。

臣子们说来说去都是那些陈词滥调，一律地溜须拍马且没有新意。

齐宣王打个呵欠便要退朝。

忽然，朝廷之上大哗。

齐宣王纳闷地看到自己那些匍匐于地的官僚纷纷慌乱地立起身，然后往两侧闪去。

这个变化使齐宣王刚刚沉溺的午眠受到了打扰。

他正要发怒，忽然看见了她。

他不知道，她将成为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那时，他只是呆呆地看着她。

她也看着他。

钟离春看着齐宣王，带着无限期待。

她知道，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在她的面前，并且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她心想：他果然为我惊艳了。

齐宣王的确是惊，不过不是惊艳，而是受惊，他那颗浅薄的心在对自己说：上邪，世间竟有丑得如此精美的女子！

便在此时，这女子开口了：倾慕大王美德，愿执箕帚，听从差遣！



齐国东宫，夏迎春点检妆台，笑吟吟将齐宣王新赐的玳瑁钗放进盒子里：我虽美丽，还要君王喜欢。

而西宫，钟离春刚刚批阅完一单奏章，正狠狠地揉着发胀的额头：吾貌虽丑，必美天下。

羽翼。

睢鸠感到无限的自卑，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

它不知道，于这世界，它意味着什么？

仅仅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怪胎吗？

它徘徊，惶惶不可终日，直到遇见另一只同样慌张的睢鸠。

那只睢鸠，有着和它同样的尖吻和翅膀，当它们彼此凝视的那一刻，它的世界立刻温暖起来。

它知道自己再也离不开对方了。

这种发自内心的温暖和依赖，便是爱情。

当孤独的亚当守在伊甸园里，他感到的正是类似睢鸠的慌乱。

他是谁？

他因何来这世间？

亚当的慌乱是亘古以来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寂寞。

无边的寂寞，得不到认定、鼓励和需要的寂寞。

直到他遇见夏娃。

他理想中的她，是另一只跟自己相似的水鸟，在同一片美丽的沙洲上相鸣相和，相亲相从。

于是，爱情就这样发生了。

她使他爱上了自己，因而他爱上了她的美丽。

原来，爱情的起源是寂寞。

不单如此，为了留住她，他使尽浑身解数。

若她是农妇，他赠之以糠谷。

若她是织女，他奉之以机杼。

如想方设法要捞取随波逐流的苕菜，他处心积虑。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桃夭》时云：“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

这便道破了桃天的本质。

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关系到社会的巩固。

至汉，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

皆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他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

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

魏文侯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

“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

因此可以理解为何不同的时代好女子有不同的定义。

在母系氏族时期，好女子是生育技能特别发达的女子，她能不间断地哺育后代，以使自己的部落强大、兴盛。

因此，那时健壮便是最大的善。

奴隶社会的商朝，宗法制度尚未健全，还保留了一些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

三千二百多年前，我国奴隶社会的商朝中、后期，中国在位的君主名叫武丁。

武丁心目中的好女子，显然不受门第观念和男尊女卑思想的约束，因为他肯让自己的妻子妇好指挥商朝大军，实行文治武功，终使“殷国大治”，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奴隶制王国之一。

妇好首先是“妇”，是妻子，“好”是她的名字。

在那个信奉鬼神的时代，逢事必占，妇好便常于出兵前主持祭祀占卜，给亲人带去心灵的安抚。



不仅如此，在武丁需要将领对抗外敌、扩展疆土的时候，她冲在了最前面，同丈夫一起上战场御敌厮杀。

她如此活跃，然而她不是跟男人竞争，而是给与男人帮助和支持。

而且，妇好的经济独立。

她与其他男性贵族、功臣一样，独立经营商王颁赏的封地和属于私人的一块田地。

甚至武丁死后，他的后人也没有把妇好作为武丁的依附，将其尸体移入大墓与武丁合葬，而是单独保留了妇好自己的墓穴。

祭祀祖先时也单独为妇好举行祭祀。

妇好，这“妇”真好。尽管君主是男人，她仍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

那时的好女子当是妇好这样独立、坚强的女性。

到周朝，封建宗法制度的建立使妇女的地位一落千丈。

妇女受制于神权、族权和夫权之下，沦落到社会最底层。

周朝妇女地位很低下，多妻制度盛行，男人也纳妾，甚至贵族的女儿出嫁做皇后或者诸侯夫人，她的年岁已经不小的姊妹也陪嫁去做姬妾。

此时，男性权力地位达到鼎盛，妇女作为附属品这一概念，已经上升为法律制度保护下的社会意识及道德准则。

于是，顺从的女子便是好女子。

这段历史中，武则天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且颇有作为的女皇，几乎是奇迹。

而另一些比较有名的才女，一半以上为青楼出身。

青楼女子，再有才，终不是良人，道德上有了瑕疵，无论如何算不得好女子了。

直到今天，女子改头换面，同男子一般闯荡江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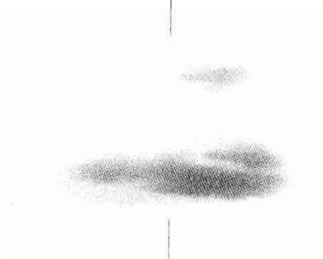
有些女子安静，有些女子野蛮。

然而无论顶着怎样的面容，好女子必定令男人安心，令家庭岿然。

故，若一部分男子爱木兰，爱贞观，另一部分则爱桃夭。

简兮

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硕人俣俣，公庭万舞。
有力如虎，执轡如组。左手执禽，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爱上男人的美丽

雷霆万钧

一场威武的万舞将郑重开幕

伊人挺立

如此时日之中天

扮力士猛于虎

执纆绳，优美而轻易将畜生绑缚

右手拈野鸡翎 左手握管

刚猛而妖艳

男色如阳刚纷织

网罗了堂下 颗颗女子柔媚的芳心

悄然生长了

榛栗与苍耳的思念



《秦风·车邻》写夫妻之乐：

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

因而，当我们自《简兮》中，读到“山有榛，隰有苓”的隐语，我们难免同余冠英《诗经选》、高亨《诗经今注》等一般，以为其必有关男女情思。

《简兮》是卫国宫廷女子赞美、爱慕舞师的诗歌。

自古男子爱美艳的女子，从登徒子开始，到无尽的未来。

然而《简兮》，说的却是女子对美男的倾慕。

太阳当空照耀，那是一天中盛极的正午。

庄严的卫国宫廷一千权贵堪堪在座。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期待，他们在期待一场华丽的万舞。

许多颗不同的心在四面八方同时跃动，那种跃动是对即将上演的舞蹈热烈的欢声。

首先上演的是武舞，舞者手执干戚，也即盾和板斧。

舞者的动作皆模拟战术，刚健的舞姿中仿佛硝烟弥漫；

跟着是文舞，舞者手执禽羽和乐器，他们娇媚的舞步，是模拟翟雉的春情。

这是一场柔媚与刚强交织的盛宴。

男子的英武与健壮，春心的艳丽与荡漾都在这支舞蹈中舞动得淋漓尽致。

看台上，男子看到了娇媚，女子看到了威武。

男子和女子都获得了感官与心灵的满足。

在起伏的叹息里，一场万舞结束了。

但许多爱情才刚刚开始。

自古以来，人们往往将女子的美丽作为一种爱的起因。

男人好色已没什么稀奇，吴三桂冲冠一怒，特洛伊十年战事，都是因为女子绝无仅有的美丽。这个世界原本如此，每朵花都有它的蝴蝶。

然而，事实上，女子也是好男色的，美丽的男子同样能催动女子心底敏感的神经，如同《简兮》。

想来，那台上男子，武舞时必定雄壮勇猛，文舞时则雍容优雅、风度翩翩。

最重要的，这位舞师除去英武，必定还生得十分曼妙。

或许他有着一双美目，凝睇之间风情横生。

或许他有最亲切的笑容，顾盼当中春意骀荡。

当他武舞时，气壮山河，而文武之际又有如黛柔情。

因此，这样的男子必定迷倒了一旁观舞的女子。

在那些女子中，必有一人或多人，悄悄心生爱慕。

因为爱慕，故而相思。

“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歌的末尾倾诉了女子对舞师的深切慕悦和刻骨相思。

吴闿生《诗义会通》曾引旧评说其“末章词微意远，缥缈无端”。

朦胧的意象，晦涩的隐语，将那爱上美男的女子心中绵邈低徊的相思展示无遗。

钟惺《评点诗经》云：“看他西方美人，美人西方，只倒转两字，而意已远，词已悲矣。”

不仅如此，陈继揆《读诗臆补》甚至认为“后一章两‘兮’字忽作变调，亦与首章首句神韵相应”。

辞藻与音韵的结合使这思念更加飘渺。

如此，美丽的男子虏获了许多芳心，然后离去了。

爱情的结局我们难以猜想。

只能在乐舞结束之后，同那一见钟情的女子一样，久久怅惘。

公元前718年，豆蔻女子宣姜十五岁。那年夏天，一位皇子敲响了她的心扉。卫国派来了使者，为太子向宣姜公主求婚。

卫太子姬伋，卫宣公的儿子，他的母亲是夷姜。他与姜姓颇有渊源。

夷姜本为卫宣公之父庄公的妃子，然而妃子却爱上年轻俊逸的公子，也就是后来的卫宣公。庶母与庶子私通，生下了姬伋。

因为是黑暗的儿子，姬伋被偷养在宫外，直到成人。

当宣公执掌天下之后，姬伋的母亲被庶子纳为后宫，姬伋因此被立为太子，终于扬眉吐气曝露在阳光之下。

虽然身世并不光明，但姬伋是无辜的，他毕竟是宣公的血脉。乱伦之子也还是皇子，何况他还生得俊美，小有雅名。

公主与皇子原门当户对，并且联姻还完成了结盟的政治任务，宣姜的父皇齐僖公立刻就答应了这一桩婚事。

于是，卫国立刻为迎娶新妇忙碌起来。

奇怪的是，这时节，新郎姬伋却被卫宣公派了公差，出使宋国去了。与此同时，迎接宣姜的行宫很快也被搭建起来了。

行宫位于淇水河畔，名为“新台”，那自然是一座精美的宫殿。

一切就绪，宣姜被隆重而迫不及待地迎了进来，迅速地举行了周公之礼。

在洞房里，宣姜发现天地变色了。她的如意郎君变成耄耋饕餮。卫宣公姬晋使了一出偷梁换柱的手段，将著名美女宣姜请到了自己衰老的瓮中。

“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籛篠不殄！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籛篠”、“戚施”都用以形容宣公老丑狠恶的形貌，宣姜还在为才子佳人的生活暗自窃喜，谁知梦刚刚开始便已破灭。

后人常常猜想宣姜在看见卫宣公的刹那心中涌起怎样的念头？